

匏翁家藏集

六

蘇子瞻
詩

PDG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成化改元之歲翰林陳先生居太夫人之喪于家時朝廷方修英宗皇帝實錄詔起先生于衰經中俾與編摩之列先生

受詔乃言曰

君命當不俟駕然喪三年中制也敢不及

況日月有時舍是無以用吾心敢有後悔遂上章以終制請言甚懇切不報章再上懇切益甚卒獲可君子謂上可謂不

奪人之親而先生亦可謂不可奪親者也何其盛哉於是三年

之喪畢矣先生曰嚮也有吾母之喪可止也不可不止今既復

常矣況嘗被

君命可行也不可不行行止中乎禮而已即

治裝將北轅疾驅凡爲親若友謀所以送之者以寬嘗汛掃門

下也屬書其事寬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定
爲三年之喪者非以此爲足以報其親也特爲之限而無過不
及耳然自世之人以奔走承順爲忠者率先短之自以爲當然
而不疑此豈或有一道邪蓋嘗觀諸子夏問於孔子曰金革之
事無辟焉者非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非也噫使孔子非知禮者邪不必從其言也
孔子知禮者也言其可以不從乎況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夫人
旣不能行旣使行之亦不過強焉耳欲求其哀之真發于中得
乎固有若三易衰如魯昭者焉食蒸肫如晉阮籍者焉沐浴佩
玉如石駘仲之庶子者焉若此者雖謂之不能行可也今先生
獨斷然行之一主於哀不愆於度豈有意於行古之道矯今之
弊哉亦曰發於中之不能自己耳則先生不可謂之孝乎夫孝

非細行也不特觀子道將臣道亦於是乎出故寬於先生之行也因始終言之若夫一時親友之在祖道者其名氏則列於左方成化二年閏月既望序

送琬上人序

古之人幼而學于家學成矣於是出而仕以行所學而沛其功業于時及功業既就則奉其身以退其出處進退蓋各有時如此後之人固有能然者矣其不然者亦不可勝數學未成則求仕既仕矣惟富貴利達之所究心又不知所退幸而有一二退焉者非其民迫而逐之必其上之人厭而棄之又非其志之素也何也古之人所以知仕而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潔身也由其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瞭然也後之人所以知仕而不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貪位也由其無所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冥

然也是固不足怪也然亦未嘗不爲之深慨焉上人文琬爲人
介而通和而莊嗣其師璽公住郡城之寶積寺修舉廢墜不遺
餘力且月必一執麈尾爲里人講佛氏法有不善而革化者亦
多矣蓋二十年于此一日語其徒宗文曰吾老矣城西洪範院
吾少受業所也將即此歸隱焉若夫講席汝其嗣之其徒與父
老畱之不得乃來乞言送之予聞昔宋有懷璉者居黃州安國
寺爲僧首久之當賜號欲謝去有畱之者璉笑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卒謝去蓋嘗取重於眉山蘇長公矣若上人者其亦璉
之徒歟佛之法非吾之所知豈其於吾道亦嘗知所學者非歟
是何其出處之善也士大夫固有媿其人者矣夫出處之善吾
黨之事也求於吾黨之士而不得而反得於彼此予之所尤深
慨者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序

贈盛用美序

今年秋予妻之兄陳汝中嘗病求治于用美用美一見即得其疾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可以速死旣治之而汝中遲其效竟飲浮屠藥不及四日死予固咎汝中不善擇醫而亦竊歎用美之醫之良也他日有王時彥者來曰日者吾妻有疾謂不可治者幾醫矣獨盛先生至以爲可治治之而愈而吾無以爲報也念昔方技士其名氏焯焯在人者由有史傳可以考見則文章能承人之傳信矣敢有請于執事予旣喜時彥之於醫善擇而益歎用美之良于醫也遂諾之蓋吾吳中之醫無慮數百家其術吾能言之大略依古方專已見而已然古方有窮盡人之病則夥已見多淺薄病之理則邃宜其治人之病什不得其三四也其最知名者處方立見可謂

超於數百家者矣。然或能聽而形色不可辯，或能視而聲音不可察，則於古人所謂望聞者已不能兼之矣。宜其治病什亦失其二三也。今夫用美年甚壯，視明而聰，尤喜問學於古聖賢，載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資級以起天下之廢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然醫之理奧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辯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予序其事，旣以贈用美，亦弔汝中之失而賀時彥之得也。

游陽山詩序

吳城西北山之可望而見者曰武丘，曰陽山。武丘近而小，陽山遠而大。近則易至，小則易窮；遠大者則皆病之故。吳人於武丘歲率屢游，而陽山未嘗有足蹟焉。成化丁亥夏四月十八日，鄢

陵周京元基始約諸友游焉翌旦至者七人不至者三人水行至日晏乃登陸步三里許始至則攀援以上歷巖巘躋阻隘及山之半而力已疲矣山之勝處至是已得其大畧而游興方發不可已遂連步再進得巨石離坐其背相與指顧之則見夫群木之杪大澤之濱錯青疊碧隆然臥屹然立衝然起者蓋莫非吳之山也噫茲山之遠大始以爲至矣惟身履其地則遠者大者猶自若而向之所謂遠大者一旦皆廢豈非以向之所見者近故近者可以爲遠處者小故小者可以爲大乎予於是而悟夫學焉測之而益深索之而愈廣者學也彼方及於近小而遂以爲已至者非妄乎知其未至而不至者又非畫乎此皆吾輩之所當知也苟知之則茲山豈徒游哉同游者旣各爲一詩以紀歲月俾予序其首予故僭書其說如此抑吳之山可游矣

求其名天下者如岱華諸山其遠且大猶有甚於今日所見者
予將從此而去徧探厯覽以窮其力之所至不知亦有從予游
者否乎雖然豈徒游哉

贈周元基序

古者以巫醫並稱醫果賤術乎哉然而辨五色審六氣本之以
七情兩之以九竅要非儒者不能通醫非賤術也明矣故世之
能通乎此者命之曰良醫曰良醫雖與儒並稱可也不能通乎
此者命之曰庸醫曰庸醫雖與巫並稱亦可也夫儒與巫高卑
固懸絕矣醫者高或可以並乎儒卑或不可以並乎巫亦係乎
學不學之故歟元基之醫上師其父菊處先生而於儒家言亦
無所不窺謂之良也固宜雖然為儒而兼乎醫斯謂之通儒為
儒而止用以資乎醫謂之良醫可也謂之通儒不可也元基其

亦使人不謂之良醫而謂之通儒可乎元基之醫數有奇驗若治周君性之之疾其一也因性之求言爲贈吾故有是說云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國朝之制郡必建學學設官五人其一人握印謂之教授教授坐一堂諸生百數人皆郡之俊秀旦莫以次受業進退俯仰唯謹士而得爲教授亦榮矣然教授秩九品亦未有初授而至者縣必由教諭州必由學正然又不徒限以歲月其諸生登貢亦必有定數焉九載而無一人或有之而其數不盈皆貶秩故往往有終身不遷者士而至爲教授亦難矣若夫官不由乎州縣勞不限以歲月績不考乎貢士之多寡一授遂至是職而其爲職旦暮受業者又皆 帝室之懿親 藩府之華裔非若郡之俊秀所可比倫其得之既不難爲之而益榮惟吾蘇湯君以

修爲然君少以明經踐場屋不中乏秦久之 藩府知其名
方岳敬其行相與薦于 朝因有是命其拜官且踰年矣去年
偶以事過家畱數月將復之官友人夏德輝率能言者賦詩贈
之而屬寬爲之序寬聞昔之稱醇儒者在漢曰董仲舒一人而
已矣觀其對江都王之言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旨哉斯言寔萬世之至論非特有國者之所當知也
今 賢王子孫睿智夙成過漢宗室遠甚涵養匡輔之功固不
假乎人而君則不可不以仲舒自處以仲舒自處豈在他求哉
道誼功利之間公私之所由判也朝以道誼而勸講勉其所以
正所以明夕以功利而入諫戒其所以謀所以計夫然後能舉
其職矣若曰是職也得之既不難爲之而益榮褒衣危冠出入
王門以自詫于人此庸衆人之所爲也曾謂君爲之乎夫以言

相規者朋友之情也寬辱在朋友之後故敢以此言爲君規成
化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今之世號爲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
厭之言甚者指擿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
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群笑以爲不工蓋學
者之所習如此宜爲人所弃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
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
失意雖工輒弃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
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 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
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
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爲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旣以科第爲

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
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
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
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
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
是而下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旣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
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
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
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爲人清慎而雅明爽而
達蓋予所謂出群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
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
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于司寇公將就試于其鄉諸友

者惜其去而不可畱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
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
少徇乎流俗其所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
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
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
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
仲瞻爲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于翰林固嘗有意
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卽而驗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
學視仲瞻爲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
頗知其說而以爲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
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爲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蘭舟詩序

古者大夫乘車漢太守車特駕五馬無所謂舟也然又曰大夫
方舟則又無所謂車者豈非陸行必車水行必舟隨其地而然
歟吳故號水國城中曲港繚繞如帶其外則長江重湖望之渺
漫不知其際故出者必假舟以行番陽丘侯來爲郡守濶達爽
朗大見設施士識其心民賴其政間出郭省耕歛問疾苦乃造
爲舟舟之制其外如軒其中如堂其後如樓有牖可以瞻望有
席可以偃休圖書筆研外有蘭一本盍于座間蓋侯之所好也
故號其舟曰蘭舟侯旣自爲之記士大夫爲詩以詠之者數十
成化甲午侯述職上京寔乘所謂蘭舟者未至使人持所爲記
視某且請爲之詩序某郡人也繫官于朝嘗恨不得承侯下
風雖每得其政而道之然特其蹟耳今幸得其文以讀則侯之
心於是可識矣蓋蘭草類也易以喻同心之言離騷以擬孤臣

之節禮以述佩服之用本艸以著起疾之功故孔子曰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以蘭之有德有用爲善人之類也侯之心其
可識矣夫蘭非善人也似善人者也以其似善人而猶好之況
直爲善人者好之當何如耶侯之心益可識矣侯旣惟善是好
則是蘭植之廳事可也齋廬可也而復植之舟中吾又知侯好
善之心無處而不在也昔者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門
人以其強與有知慮多聞識爲問而答以好善且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況魯國乎吾又知侯不足於一郡之治也不終於一郡
之治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在蘭舟哉其在蘭舟哉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由金華至金陵水行千餘里順風揚帆不數宿可至非必供職
役服商賈而有事于茲者皆可游也九州之地不能兼美文物

之盛者或不足于山水山水之奇者或不足于文物而金陵固天子之都也海内文物於是乎聚而鍾山石城長江秦淮流峙而被帶之益古所謂佳麗地也其地美雖遠不可不游況不遠乎章君廷佐金華之宦家也少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之志今年冬來游於茲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叙契濶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讎問難以考其學暇則又相與上下山水間尋古人遺蹟以慨想其事益畱連欸曲者既閱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諸君以予有同學之好旦嘗識君乞爲文送之莊周有云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夫以見所知而喜則遠游者其中固有所不樂耶蓋樂以游不樂亦以游窮登覽廣見聞則游固可樂遠親戚離朋友則游亦可以不樂今廷佐之游可謂樂矣欲求其不樂則鄉之知友一旦皆集于